



論曾心的散文創作特色 CHARACTERISTICS OF ZENG XIN'S PROSE WRITING

麦春梅 THEPHI SAEMAT*

陈国恩 博士 教授 CHEN GUO EN; Prof. Dr. **

摘要

曾心是著名的泰国华裔作家。本文主要通过对曾心生平的介绍、对其创作历程的讲述，对他作品的独特精神内涵进行了阐释，强调他的创作是中泰华文文化融合的结晶，从而展示泰华文化交流的精神实质与艺术魅力。

关键词：曾心散文 泰华文学 文化融合

ABSTRACT

Zeng Xin was a famous Chinese writer in Thailand.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of the former heart and the narration of his creative proces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unique spiritual connotation of his works. It is emphasized that his creation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ai-Chinese cultural fusion, thus demonstrating the spiritual essence and artistic charm of Thai-Chinese cultural exchange.

Keywords: Zeng Xin, Thai Chinese culture literature, cultural integration

* THEPHI SAEMAT, FEMALE, THAI, DOCTORAL STUD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P. R. CHINA.

E-mail: 422569970@qq.com

** CHEN GUO EN; Prof. Dr. ADVISER: PROFESSOR AND SUPERVISOR DOCTORAL STUDENTS OF WUHAN UNIVERSITY, P. R. CHINA. E-mail: chenguoen503@126.com



曾心，原名曾炳兴，生于泰国曼谷。祖籍广东普宁圆山乡。九岁时开始读书，十二岁才真正进入正规学校，学的主要是泰文。1956 年到中国汕头集美侨校补习，并于 1962 年考取厦门大学中文系。大学二年级系刊《鼓浪》举行征文比赛，就以短篇小说《展翅飞向光明》获奖，并引起关注。不久，被《鼓浪》聘为编委。文革前提前毕业，调任广东外事办公室，1969 年担任代表团工作，被分配到广州医学院。1971 年，放弃医学，开始从事中医史研究和教学。出版著作：《杏林拾萃》、《名医治学录》（合著）、点注《评琴书屋医略》。1982 年返回泰国，从医从商。停笔近十年，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工作之余重拾文学创作。曾心的散文是海内外著名的，他的作品有一种简单而朴实的美感，他通过访问中国，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文章。他写阳关、黄鹤楼、半月泉、寒山寺、扬州琼花等不只是像别人写游记，而是用一种特殊的感觉去探索不同的角度，所以总有不同的味道。在他的旅行中面对同一片风景，也许因为他是华人，总是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中国的热爱。

曾心对泰华文学的发展非常关注，他努力促进了中泰文学作品的传播，为文学世界提供整体性，系统的文献信息；对新涌现的泰华作家给予真诚的支持和鼓励；对泰国的华文教育发展给予了真诚的关心。所以，曾心不仅在今天的文坛上取得了成功，也是促进泰华文学世界繁荣的主要推动者。

一、凝炼汉语之美

曾心提出要把准“海外华文文学的天平”，他的意思是，泰华文学“一头是当地文化，一头是中国文学”，唯有如此，泰华文学才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曾心的散文情理兼备，他的游记总是那么清新自然。他善于洞察人情事物，总能以独到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寻常小事，感悟世事人情，总结出人生的真谛。特别是他的中文修养，使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中国味道。

现代汉语是由古代汉语发展和演变而来的，古汉语中许多生生不息的词语、佳句，我们现代人应该好好的传承并运用下去的。伟大的文学家、语言艺术大师鲁迅先生曾说过：“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王丹红，2006（1）：33-37）由于这些古典、成语和古诗词都是汉语的精华之重，无一不具有极强的概括力和表现力，往往寥寥一两个词语、一两句名诗就胜似一百个字的客观描述。曾心先生在少年时代受到泰国文化的影响比较深，成年以后到中国居住又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很多散文，常能很恰当地引用一些古诗词、古词语和成语，溶入自己的叙述语言，或插入人物语言中，可以说是达到信手拈来的程度。如在散文《琼花何处寻》中，曾心借用“默默抽烟的一汉子”的口（曾心 1999：15），连续引用了四句赞美琼花的佳句：

“千点真珠擎素蕊，一环名玉破香葩。四海无同类，唯扬一枝花。疑是八仙乘皓月。琼花玉树属仙家，未识人间有此家。”这几句看似是在“不经意之间脱口而出”的诗句，把琼花“只应天上有”的绝妙花容展现在大家眼前，相比直白的描写确有“一字千金之妙”，还给了大家无限的想象的空间。又如《追那钟声》中：“**不知此三声，能否与千年的钟声共振？**”《四面鸣沙半月泉》、《与心理接轨的阳关道》等许多篇散文或是其他作品中，他都引用了不少名诗名句，大大增添了作品的中国韵味，同时也在他作品中展现出隽永的诗情画意。



曾心善于运用成语，或是谚语、歇后语、惯用词、人生格言等俗语，对要表达的事物进行凝炼的描述。几乎每篇散文和小说中，他都会恰当地选用一些成语和俗语，诸如“阴盛阳衰”、“心诚则灵”、“天方夜谭”、“兔子尾巴一一长不了”、“打破砂锅问（纹）到底”和“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等表达他当时的心情，他都运用得十分合适恰当，有画龙点睛之妙。有一篇作品描写月色，他一口气连用三个成语“月色如水”、“月光如银”、“月光似霜”都还不足以表达他的感情，最后还要用“抖落一地的水银”来刺激读者的感官，不得不称赞一个“妙”字。我还注意到一点，也很值得一提的是曾心作品中的主人公们，大都是我们泰国的华裔们，充满了浓浓的“中国风”和“华人味”。即使偶尔出现的那“一个有趣的蓝眼睛的洋媳妇”，也有一颗“中国心”。老舍先生就曾经指出： 所谓民族风格，主要是表现在语言文字上。我们的语言文字之美是我们特有的，无可代替的。我们有责任保持并发扬这特有的语言之美，通过语言之美看到思想感情之美。（杨小波，2010（7）：15–78）
昼夜夜飞，细身利喙，口匝入肤血，大为人害”。

曾心的作品中体现出的正是那种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语言文字之美，强烈地表达出大部分华裔“不忘根”的思想感情之美的作品。大家都知道中国汉语的特点是单音节、字本位，有平仄和四声，便于构成整齐的音节和格式，以达到声调抑扬，优美动听的效果。但是这些对于外国学生来说真的很难把握好，每每都是我们的“老大难”啊。

曾心先生仅仅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 20 多年的华裔，却能充分利用汉语那富于韵律美的特点将他的作品推高了一个层次，真的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还经常在作品中运用对仗、双声、叠韵、谐音、双关、比喻等等汉语言丰富多彩的修辞技巧，精彩地表达出他美好的思想感情，绘声绘色地描绘出美丽多采的自然环境，使情美、人美、景美和语言美达到完美的统一。这样的例子在他的作品中如满天星斗，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中国现代汉语是由古代汉语发展而来的。古代汉语中有许多词语和短语，应该被现代人传承和应用。伟大的作家语言大师鲁迅曾说：“没有适当的白话，更喜欢古老的说法。因为这些古语词，成语和古诗是汉语的精髓。没有人有一个很强的概括和表达，往往一个或两个字，一或两首诗价值超过 100 字的客观描述。

曾心的作品反映了中华民族语言的美，具有中华民族的特色。它强烈表达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感，他们不会忘记根。在他的文化和写作实践中，让他成为“全面运用汉语的高手”。每个人都知道汉语的特点是音节。用四声调，便于构成一个整洁的音节和格式，实现音调的变化。正是由于他特殊的经历，医学语言在他的散文中成了独特的风景。例如，在《一坛老菜脯》中，对萝卜干的药效进行了描述；《大自然的儿子》中寻找李时珍的健康长寿养生秘方，其次是“艾叶热敷消肿”的药理学陈述；在《同根生》中，当官的弟弟来看医生，还使用了大量的中医专业词汇，如把脉、开处方、拔火罐、针灸等。甚至在《灭蚊趣记》这样一篇记“趣”为主的文章中，他也忍不住翻开《本草纲目》，写道：“蚊子处处有之。冬蛮夏出，昼夜夜飞，细身利喙，口匝入肤血，大为人害”。（曾心，1999：89）也许是



因为他是个医生，救死扶伤的精神时时影响着他，而且不忘积极扶持新人，文学的支持，使泰华文学的文学血脉相承，这使人们非常钦佩。

曾心先生可以说是泰华文坛又一位能轻松驾驭多种文学体裁且风格独特的作家，可以轻松自如地处理泰华文学界的各种文学风格。他用敏锐的目光，从他生命中丰富的时刻捕捉到了各种各样的小说题材。他的散文通常是借用别人的耳朵，鼻子，眼睛，嘴，听这个世界，看世界，品味人生中的“酸甜苦辣”，但不停留在这里，也追求高于高意境的现实。中医和医学实践的经验使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创造性。在 2005 年，曾心的《给泰华文学把脉》出版，这是泰华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新成就。这也显示出一个医生的伟大的济世情怀。

二、追求文字之趣

周作人先生认为：“好的散文必定是有‘趣味’的”。而趣中之趣是作品的‘人情物理’，是直接流露的或蕴含在描写之中的作者的情性品格。曾心的作品中可以说处处见趣闻，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或诗歌都不乏轻松诙谐的笔调，《农村旧事情趣》、《洋媳妇趣拾》、《庭院的天趣》、《灭蚊趣记》、《营造志趣天地者》，这些作品的题目都有一个“趣”字，这些文章的内容都有一些奇思妙趣在其中。然而，曾心先生所追求的这种“趣”不仅仅是一种审美概念，更是一种生活的情趣、乐观精神的体现。“乐从苦出，趣自情来”。是中国评论家龙彼德先生对曾心先生《农村旧事情趣》中的评价。他说“曾心是深谙艺术辩证法的，这是我读他的散文《农村旧事情趣》得出的结论”。文中写道：“妈妈共生了一打孩子，男女各半，个个都活下来。”“而且四个孩子戴上了学士帽，一个戴上了博士帽”（曾心，1999：74）“一打”一词的用法很俏皮又有些揶揄地说出自己出生在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中，但是这么多的孩子在“破木屋”中居住，“小油灯”下生活吃着酱油拌饭，但却“个个长得像头牛犊，肥肥胖胖，壮壮实实”，还戴上了学士帽和博士帽，让人很是佩服他们母亲的伟大！如果没有善良勤劳的美好品德，如何培养出那么优秀的孩子呢，所以在这些诙谐有趣的语言中是要向我们描述一位伟大的母亲，让我们一同感受这伟大的母爱。那样的生活虽然很苦，但是孩子们却在田头玩起来：“最常玩的是跳水沟比赛”，“胜者弓着指节敲下输者的脑壳，博得一阵调皮逗笑的欢乐”

《营造志趣天地者》散文里的能容的周镇荣先生在奋力开扩而营造的三个“馆”中：奇石馆，资料馆是他的“志趣”，是属于精神财富馆，而针织成衣馆是他的“职业”，是属于物质财富馆。可见，他即在“职业”墙内“拼搏”，又在“职业”墙外营造自己“志趣”的天地，力图“把志趣和职业结合成一体”。由于菲罗斯特说过：“把志趣和职业，组合成一体，就像两只眼睛合成视线一条（《在大海边》）。”周镇荣先每天，五点起床，五点半跑步，六点到八点看报，他一边看报一遍剪报，有些还复印归类；积存到一定数量，便订成册。他从来不靠助手，样样亲自做。因此，馆里所藏什么资料，他了知指掌。客户需要什么资料，他都能马上拿给客户。他如此坚持了四十多年的服务，这真不容易啊！不厌烦的，每天花了两三个小时剪报。等到九点营业时间，他便做在董事长的写字台经营他的针织成衣企



业生意了。（曾心，1999：107）英国有一句格言：“成大事不在于力量大小，而在于能坚持多久。”周镇荣先生在长达一万四千多个日子里，坚持做这项流水账式的工作。这不仅要有浓烈的兴趣，而且还有一种马拉松长跑家的刚韧毅力。他就凭这坚持不懈的毅力，在商务之余，用自己的心血凝聚了这项平凡有伟大的工程“资料馆”。我想，散文里的周镇荣先生比一般商人高了一著。这“一著”就在“志趣”上，因而他不仅能把人生的生活构成的更美好，与社会有贡献，而且见到与享受到了一个文化与艺术精神的天地。

其次表现在内容上。也许是他在厦大中文系的出身，对中国的古典诗词较熟悉，但我想更多的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在他的作品中，中国古诗词的引用常常是信手拈来，看似漫不经心，却往往与作品浑然一体。如：“年青时，总是多些幻想与执着，读了李白的《早发白帝城》就很想去身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境界；读了张继的《枫桥夜泊》，又很想去领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情景”（《心追那钟声》）。他不单单熟悉中国古诗词，而且对中国古代的文章典籍以及种种典故也是耳熟能详，甚至于中国经典音乐、流行音乐也是如数家珍。如果不是对中国的深厚感情，作为一位常年生活在泰国的华裔来说这是很难办到的。所以他常在自己作品中称中国为“龙国”，称自己是“龙的传人”。有些文章的语言还可再锤炼一番。例如《琼花何处寻》中的“此标本不免给人一种‘此地唯独有此花’的感觉了。”（曾心 1999：18）一句改成“此标本不免给人一种‘此地唯独有此花’的感觉了。”是不是会更顺畅些？再如“第二天，到了扬州，下午我们沐浴着和煦的春光，兴致地游览‘瘦西湖’”，一句是否改成“第二天下午，到了扬州，我们沐浴着和煦的春光，兴致勃勃地游览‘瘦西湖’”。再如《菊花山的风景》中“象一座金光万道的金山”的“金”字出现了两次已成重复，不妨改成“象一座光芒万道的金山”：“把黄黄的嘴唇‘亲’着玻璃上”的“着”字改成“在”字可能会更自然些。当然这些都是用词上的一些小瑕疵，并不影响作品的艺术成就。

三、凸显人物丰彩

与心灵接轨这五个字取自《与心灵接轨的阳关道》一文。它记录了曾心在甘肃阳关道上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表面上，是一篇旅游札记，又因为“与心灵接轨”，便成了融主、客为一体的心路历程的描述。正如作者所言：“我喜欢把个人的心灵与感情融入所叙述的事、人和自然中去，使之有我的心灵和情感的‘脉搏’跳动。与其说在写事、写人和写自然，不如说在写对事、对人和对自然的感受”（曾心，1999：37），这种写作思路使得作者在写景叙事的同时，融入了自己的主观思考，使得整个作品都凸显出一种积极向上。

在文学创作的文学风格中，最有特色的是散文。曾心的散文创作主要集中在《自然之子》《曾心文集》等文集，主要内容是作者与亲友的生活经历，与病人的友情，热爱和崇拜自然和体验旅行等等。曾心说：“我不反对写个人的灵魂，但我几乎没有写个人灵魂的抒情散文。”（司马攻，2010：37）我喜欢把个人情感和感情融入叙述，人与自然，让我的心和情感搏动。”



因此，曾心的散文创作很少出现在个人内心世界的抒情，是作者对生活的感悟和看法。这种“生活感悟”可以说是作者“贴近生活”，“深入生活”，“理解生命”等人生经历的结晶。曾心认为“有爱对世界才有情感，因为真挚的爱，使他对人生和世界万物有着纯粹纯净的感情，这种强烈的情感也反映在他的散文创作中。比如《一坛老菜》描述了作家和病人真诚的友谊；《猴面鹰哀思》表达作者同情怜悯之心；《洋媳妇趣拾》用幽默，乐观，宽容的态度看待和理解自己和西方儿媳在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态度等文化差异。曾心散文流露出的“诚恳”，“宽容”和“同情”的美感，体现了作者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也体现了作者的良好的处世态度。

曾心文学创作的本质内涵也像同时代的作家一样以现实主义为创作基调，反映社会上人生百态、大众疾苦，一直是曾心文学创作的主旋律。因此，在人物塑造技巧上也无疑是与其密切相关的、相互影响的。在曾心文学创作中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不断地跃然纸上、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读者面前。正如刘淑华所言：“纵观曾心描写的这些人物，我们非常容易地看到这样一个突出的特点：这些人物几乎都是我们身边司空见惯的小人物。在 115 个人物中，只有两个‘官儿’，不属于平民百姓。一个是泰国的前民代某部长；另一个是中国的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这些普通平凡的小人物主要生活在泰国华人社会的底层，他们有老的也有少的，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善良的也有丑恶的，有哭泣的也有微笑的，都扮演了自己的独特角色，构成了泰国现实社会的一幅生动精彩的画面。

曾心文学创作中的多数人物，虽然都处于泰国社会底层，但是不同的生活背景、社会环境，在生活中遇到过不同遭遇与波折，形成了曾心笔下丰富多彩，具有明显形象特征的人物，归纳起来，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人物形象：

命运悲惨：如上所述，曾心文学创作中的小人物多数是生活在泰国社会的底层，是动荡社会底层辛苦挣扎的人物群像。他们不仅要面对泰国社会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还要不断地承受社会的不公平、人性的阴暗面等等生活大波浪，不断地在艰难之中苦苦挣扎，尝尽了人生的苦味。曾心以写实的语言、细腻的笔触，把这些悲惨人物真实地刻画出来，无论是《断臂》的断臂乞丐、《家庭内部》中的经理女儿、《躲债》中的顺通和通财、《头一遭》中的汉祥、《窟》中的无名老人、《啊！人心》中的残废女孩一一许丹、《心血》中的娘田或者《老店主》中的老店主等人物都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在泰华的人物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曾心笔下的这类人物，虽然具有了共同的悲惨形象，但是也有着显著的差异。丰富的人生经验与特殊的职业背景使曾心有机会接触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行业的悲惨大众，这也是作者人物塑造的主要来源。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笔下的人物，主要是在泰国大城市生活的中下层人物，并没有涉及到泰国农村的村民，这反映了作者从熟悉的生活入手，反映泰国大城市各个角落的阴暗面，表达作者对社会隐患的忧虑心态。曾心出生于泰国首都曼谷，并在那里生活过很长时间，对于大城市社会各种不同的丑恶面貌，他也知道、了解并忧心的。因此，曾心就选取了泰国大城市为创作背景，把生活于此的各种人物的苦乐生活，生动活泼地刻画出来。



晚境凄凉：在曾心文学创作中老年人物可谓是分量颇重的，他们有血有肉、呼之欲出的感人形象，一直是曾心人物塑造的成功的代表。在这类人物之中，有的是因送儿女留洋而遭遇经济困境；有的是因儿女看重钱财而被抛弃；有的是因老伴去世而经常感到寂寞孤独等等老年人物。曾心对这些不同生活背景的老年人物进行真实地刻画，展现出泰国社会老年的悲凉景象。例如：《钥匙》中的李伯、《老泪》中的老五、《老两口》中的陈育才夫妇、《品茗谈天》的老五、《寂寞病》的李太太、《窟》中的无名老人、《生日》中的李佳坤等人物的悲惨命运都不断地打断人心、令人同情。曾心对这些老年人物的精妙刻画不仅是为其文章锦上添花，而且还通过这些字字皆情、句句含泪的描述“呼唤泰华社会传统美德的回归，其中所透露的人文关怀精神十分感人。”

赤子形象：曾心文学创作中还有一种较为独特的人物形象，就是具有浓郁的中国情怀的赤子形象。在他们之中，有的对于华文教育情有独钟。如《蓝眼睛》中的养媳妇李密、《互考》中的林海伯一家三代、《三愣》中的张亚牛、《种子》中的胖妈妈、《三杯酒》中的老陈；有的致力于中医科学发扬光大如《三个指头》中的老中医朱一新，《杏林曲》中的慕钟医生，《过时的种子》中的“老徒弟”等人物都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生动活泼的人物。曾心笔下具有赤子形象的人物，已展示出泰国华人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强烈热爱，同时也显示出作者心中那种百转千回的中国情绪。正如泰华作家司马攻所言：“中文情绪紧紧地系住曾心的心，责任感重重地压在曾心肩上。于是他的作品，无论任何文类都展露出曾心的中文情绪和赤子之心。”这个评价无疑是十分正确的。

忠厚善良：他的文学创作中很少出现极端对立的矛盾景象，而是充满着一股浓郁的和谐与温馨的氛围。他的作品里头，还存在的一个较明显的倾向：“写‘亮色’的多，写‘暗色’的少，赞咏‘真善美’的多。”曾心也曾经承认：“鞭打‘假丑恶’的少；写‘嬉笑’的多，写‘怒骂’的少，更没有带‘刺’的东西。”曾心的审美观还表现在作者的人物塑造，很明确，在他的作品中，歌颂善良的正面人物的作品比较多，而鞭挞丑恶的负面人物的比较少。例如《捐躯》中为了拯救溺水的学生而牺牲的玛妮老师；《三愣》中平时吝啬小气而卖掉地皮捐资助学的张亚牛；《断臂》中见义勇为的失业工人；《三个指头》中医德高尚的朱一新医生；《头一遭》中具有浓郁的亲情的汉平；《老店主》中诚实守信的老店主等等。曾心笔下的这些人物，可谓是在平凡生活中的一线光明，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引人入胜、耐人寻味的。

参考文献

王丹红 (WANG DANHONG) . (2006) 《鲁迅在东南亚华文文学世界》 [J]. 厦门广播电视台大学学报

司马攻 (SIMA GONG) . (2010) 《第十二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文集》 [M]. 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

杨小波 (YANG XIAOBO) . (2010) 《河北唐山师范学院滦州分校》 [J]. 河北唐山师范学院

曾心 (ZENG XIN) . (1999) 《心追那钟声》 [M]. 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